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七五回 施賢臣嚴訊賽門神 黃天霸巧捉郎如豹

卻說捉住刺客，到了天明，施公起來。張桂蘭、郝素玉，卻是一夜未睡，當即稟知施公道：「賤妾張桂蘭偕同郝素玉，於昨夜三更時分，見有一刺客，由東圍牆而進。賤妾出其不意，用袖箭打中該賊右腿，復發一箭，打中該賊左腿，由此從屋面跌下。當由賤妾招呼郝素玉，一同捆縛起來，帶回空房，看守一夜，請示定奪。」施公聞言大喜道：「若非黃夫人與關夫人捉住刺客，本部堂性命幾不可保。」張桂蘭、郝素玉齊道：「大人那裡話來，賤妾等重感大恩，無以為報。」施公道：「俟到淮安之後，再行論功。二位夫人請先回房歇息一會子。」施公升堂，喝：「帶刺客審問。」手下人即刻將蔣熊隨換了手銬腳鐐，然後解去捆綁，推倒，跪在下面。施公喝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何人指使，膽敢前來行刺？快快從實招來！」蔣熊暗想：「咱是好漢，明人不作暗事。」便說道：「只因你收了告郎如豹的那些狀詞，當有縣差刁仁去郎如豹那裡報信，叫他早為打點。郎如豹就重托刁仁，代他設法。後來刁仁說：『這裡有個人，是與他結盟兄弟，所有提差案件，均是他辦理。只要與他說明，先送他些銀子，請他將公事延擱兩日，稍緩下鄉，便有法想。你就一面打點主意，或逃走，均可。叫他能終久不去捉拿，那就更妙。』郎如豹聽了這話，當時送他一百兩銀子，叫他先去捺按公事。刁仁去後，如豹就來叫咱前來行刺。咱聽這話，因他素日待咱甚好，咱住在他那裡已有三年，終日款待，父母亦不過如此。咱所以欲報答他，一聞此言，就答應他前來。」

活該咱命運不好，被你的人用暗器打傷，不然你的這個頭，也莫想在脖子上了。這就是咱來行刺的情形，也不知道什麼虛不虛。」施公聽他這番言語，果係實情。便又問道：「你既在郎如豹那裡，他平時那些事，諒你一定是狼狽為奸了。」蔣熊道：「行刺的是直認不諱。若問他平日作的事，咱可不知道。」施公又道：「郎如豹現在還在家麼？」蔣熊道：「他要逃走，倒不叫咱來行刺咧！今咱被捉，倒不算什事。縣裡那些差役，也要捉幾個來問問罪；郎如豹平時所作之事，皆是他們那狗頭作出來的。若非刁仁去送信，與他說出那些話來，郎如豹也決不會叫咱做刺客。」施公聽了，命人錄了口供，不必發縣收監，仍行鎖在行轅空房，著人看守。

施公又命人傳流陽縣諭話。手下人答應。一會子流陽縣錢星通進來。施公道：「貴縣署中有個差役刁仁，本部堂聞得他很有幹辦。今因郎如豹作惡多端，又因李海塢路逕不熟，欲差刁仁，帶領本部差官，前去捉拿郎如豹。」流陽知縣唯唯退出，當即回署，立將刁仁傳到，並將施公所說之話，轉諭了一遍。

刁仁聽說，只嚇得目瞪口呆，暗道：「難道我那事件，施不全已知道？就便施不全曉得，也沒有殺頭之罪，說不得前去一趟。」

主意已定，當即奉諭去往行轅。一會子到了轅門，便請值日的進去通稟。施公隨命手下人，將刁仁先傳進來，上了刑具，嚴加看守，聽候質對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黃天霸四人星夜趕到李海塢。先在客店訪了一訪，知道郎如豹只倚著縣裡這班差役。心中暗想：「難保無人到此通風。我何不裝著縣差模樣，就說是頭兒叫我來此透信，看他如何？」心中想罷，便將此事同計全等商議妥當，即改扮了縣差，直往郎如豹家而去。計全等亦陸續而來。黃天霸到了郎家門口便問道：「你家太爺可在家麼？咱是衙門裡來的，煩你進去通報一聲。我叫黃老三。」莊丁聽說，趕著進去通報。郎如豹聽說是縣差，即叫：「請他進來。」莊丁走出，望著天霸說道：「大爺請你進去呢！」天霸答應，跟著莊丁走了進去，瞥見廳上立著一人，兔耳鷹腮，打量必是他了。即忙走到廳上說：「咱們頭兒昨日從這裡去後」底下句尚未說出，郎如豹忙著問道：「那事曾辦妥了不曾？」黃天霸聽說，暗道：上了路咧！

即跟著說下去：「辦是辦了，但是還差點兒。」郎如豹道：「難道那個整數還不敷用嗎？」黃天霸道：「叫我前來，請你老親進城一趟。還有許多話，非同你面談不可。但事不可遲，遲則生變，你老自主吧！」郎如豹想道：「同我商量？莫如就同他去一趟，好在蔣熊今日才去，斷沒有那樣快法。如果刁仁代咱彌縫得一點事沒有，咱也可將蔣熊尋回，省得那樣做法。」主意已定，因道：「黃老三，既是你頭兒招呼咱去城裡，又累你這跑一趟，我就與你同走吧！」說著就叫莊丁，備了兩匹驢子，給黃天霸一匹，他自騎一匹，二人出了莊，款款而去。計全等早已看見，便在後面跟了下來。走未多遠，黃天霸打了個暗號，只見計全等一擁而上，將郎如豹從驢子上捉下。黃天霸也跳下驢子，把他捆綁起來，帶回城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